

敦煌遗书P3812号中所见高适诗考辨

邵文实

敦煌遗书P3812号是一部唐人诗集抄本，收有殷济、武涉、宋家娘子、刘长卿、刘商等唐代诗人的诗歌数十首。其中多数诗歌的作者基本可以确定，但仍有少数诗歌的作者不明，如以下七首：

奉饯梁大郎辅佐殿下赴东牙

知君竭节事王孙，骤马翩翩辅至尊。有幸□欢未终席，无才饯别志殷勤。弱水坚冰连积雪，燕山雾气助寒云。勿惮登途论国事，倾心驻目望回尘。

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

自从嫁与君，不省一日乐。遣妾作歌舞，好时还道恶。不是妾无堪，君家妇难作。下堂辞君去，去后君莫错。

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

自从沦落到天涯，一片真心恋着香(?)。憔悴不缘思旧国，行滞(啼)只是为冤家。

同前

相随万里泣胡风，正偶将期一世终。早知中路生离别，悔不深怜沙碛中。不须推道委人猜，只是君心自不开。今夜闺门凭莫闭，孤魂拟向梦中来。

自处长信宫，每向孤灯泣。闺门镇不开，梦从何处入。

只今桃李正堪攀，所恨枝高引手难。愿君垂下方便叶，袖卷将归看复看。

以上诗歌中，第一首与后面六首诗间隔有宋家娘子作《春寻花柳得情》一诗，前者未署作者，后面几首则一面被附录于高适名下，一面却又被认为是误收。故其真伪虚实，还有待考辨。

《奉饒梁大郎辅佐殿下赴东牙》（以下简称《奉饒》）一诗，作者失名，诗题中之“梁大郎”事迹无考，但从诗中“殿下”、“王孙”、“至尊”等用语来看，那位由梁大郎辅佐、正要远赴东部边疆征战讨伐的，是一位皇室子孙。根据两《唐书·宗室传》的记载可知，自太宗至德宗，皇室子孙任边职的不少，但多为“遥领”而已。如中宗第四子重茂，“神龙初，进封温王，授右卫大将军，兼遥领并州大都督，未出阁”^①；玄宗长子琮，“开元四年正月，遥领安西大都护，仍充安抚河东、关内、陇右诸蕃大使”^②；玄宗第五子鄂王瑶，开元十二年（724）“遥领幽州都督、河北道节度大使”^③。《新唐书》卷82《十一宗诸子列传》载：肃宗时，“史思明陷河洛，群臣请以诸王临统方镇兵，遥相维压。”代宗“大历十年（755），田承嗣不臣，而昭靖夭，无强王，帝乃悉王诸子，领诸镇军……并开府仪同三司，然不出阁。”真正领有北方边职并亲赴任的，为数寥寥。

《新唐书》卷82载：“靖恭太子琬，……领陇右节度大使，又诏亲巡按陇右，选关内、河东飞骑五万防盛秋，累兼单于、安北大都护。”但李琬亦非《奉饒》诗中所提及的“殿下”，因为诗中有“弱水坚冰连积雪，燕山雾气助寒云”的句子。我们知道，弱水在今河西走廊一带^④，燕山则在东北地区，两者相去万里，诗作者将它们并列为赞，说明诗中的“殿下”是在西北与东北都建

有功勋的，且诗题中特别强调了要亲赴东牙。然李琬虽然担任过单于、安北大都护之职，却似乎只到过陇右，不见其在燕地活动的记载。突厥是唐前期最主要的作战对象，史籍中有不少突厥入寇、唐发兵征讨的记载，但诸王亲讨之举并不多见。武则天时，梁王武三思曾帅军讨契丹，陈子昂还作有《送著作郎崔融等从梁王东征》的诗；后武后又曾以建安王武攸宜为清边道大总管，击契丹；又曾以相王为大军元帅讨突厥，但他们因是武后戚党，似乎并不被目为“王孙”、“至尊”，再说他们也不见有“弱水坚冰连积雪”的经历。肃宗本人，开元四年（716）为安西大都护，其时年幼，并未亲历；十五年（727），徙封忠王，为朔方节度大使、单于大都护；十八年（730），“奚、契丹寇边，乃以肃宗为河北道行军元帅，遣御史大夫李朝隐等人总官兵十万人伐之。居二岁，朝隐等败奚、契丹于范阳北，肃宗以统帅功迁司徒。”^⑤可知肃宗亦未亲赴东讨。储光羲《贻鼓吹李丞时信安王北伐李公王之所器者也》诗云：“北伐昧天造，王师视有征。辕门统元律，帝室命宗英。灵威方首事，仗钺按边城。”此处之信安王，倒是以“王孙”、“帝室宗英”的身份亲历了西北、东北的沙场的。

信安郡王祎乃唐太宗子郁林王恪之孙，在玄宗时，以边功卓著而受到玄宗的重用。《新唐书》卷80记：“初，吐蕃据石堡城，数盗塞，诏祎与河西、陇右议攻取……于是分兵连贼路，督诸将倍道进，遂拔之。自是河、陇诸军游弈，拓地千里……契丹牙官可突于叛，诏拜忠王为河北道行军元帅讨之，敕祎以副。王不行，故祎率裴耀卿诸将分道出范阳北，击二蕃，破之。”可知信安郡王先在西北拔城击蕃，后在朔方破敌擒酋，拥有“弱水”、“燕山”两地的功勋。因此，《奉饯》诗中所称“殿下”就几乎是而非他莫属了。而史书中所记“契丹牙官可突于叛”，正是“殿下赴东牙”的原因。《新唐书·玄宗纪》载：“开元二十年正月

乙卯，信安郡王祗为河东河北道行军副元帅，以伐奚、契丹。三月，战于蓟州，败之。”无疑，《奉饯》诗即作于开元二十年（732）初。

《奉饯》诗中的“殿下”及诗作时间已确定，那么诗的作者又是谁呢？据诗歌内容我们可知作者所应具备的几个条件：活在开元时代；有燕地从军的经历；了解信安郡王的活动，又不为其重用，未能随之出征，故颇失意。检索唐开元时代的诗人，我们认为最具这些条件的是高适：他是这一时代著名的边塞诗人，开元十八年五月，由于契丹叛唐，东北局势紧张，唐政府“制幽州长史赵含章讨之。又命中书舍人裴宽、给事中薛侃等于关内、河东、河南北分道募勇士”^⑥。高适正于此时北游幽蓟，遂从军。开元二十年信安王将征奚、契丹，高适作《信安王幕府诗》，其序言：“开元二十年，国家有事林胡，诏礼部尚书信安王总戎大举，时考功郎中王公、司勋郎中刘公、主客郎中魏公、侍御史李公、监察御史崔公，咸在幕府，诗以颂美诸公，见于词凡三十韵。”诗中有“渡河飞羽檄，横海泛楼船，北伐声逾迈，东征务已专。讲戎喧涿野，料敌静居延”句，赞扬信安王在涿野、居延两处的功勋，与《奉饯》诗中“弱水坚冰连积雪，燕山雾气助寒云”之叹同。但高适自己，却未能随王北进，心中颇感遗憾，故诗末云：“直道常兼济，微才独弃捐。曳裾诚已矣，投笔尚凄然。作赋同元叔，能诗匪仲宣，云霄不可望，空欲仰神仙。”^⑦反过来我们看《奉饯》一诗。诗云：“有幸□欢未终席，无才饯别志殷勤”、“勿惮登途论国事，倾心注目望回尘”。作者将随军出征之梁大郎譬为“有幸”，将不能亲历沙场的自己喻为“无才”，其落寞失意状，与高适在《信安王幕府诗》中的语意十分相似。高适《塞下曲》诗也是作于此时^⑧，诗曰：“且凭王子怒，复倚将军雄。”以“王子”称信安王祗，也与《奉饯》诗中“王孙”之称相合。又《全唐诗》卷176有李白作的《送

梁公昌从信安北征》诗，云：“入幕推英选，捐书事远戎，高谈百战术，郁作万夫雄。起舞莲花剑，行歌明月宫。将飞天地阵，兵出塞垣通。祖席留丹景，征麾拂綵虹。旋应献凯入，麟阁佇深功。”显然梁昌也是以文人身份投笔从戎为信安王幕客的，这与《奉饯》诗中之梁大郎相似，他们似当是同一人。而高适与李白曾从往甚密（如杜甫《昔游》诗云：“昔者与高李，晚登单父台”），这样，梁昌也可能与高适有过交往，当梁昌将随信安王出征时，李白与高适同为他赋诗饯行是完全有可能的。另外，在P3812号诗集中，此诗后又有以《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》为题的诗作，可见诗集整理者对高适较为推崇，他将高适的诗作收入集中，却又不署姓名，便不足为奇了。故我们推测，《奉饯》一诗的作者为高适，诗作于开元二十年初。

《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》（以下简称《托兴奉诗》）是否是高适作品，历来学者也各有推论。项楚先生指出：《托兴奉诗》与五代后蜀韦穀编《才调集》所载李白《寒女吟》相似。李白诗云：“昔君布衣时，与妾同辛苦，一拜五郎官，便索邯郸女。妾欲辞君去，君心更相许，妾读靡芜书，悲歌泪如雨。忆昔嫁君时，曾无一夜乐，不是妾无堪，君家妇难作。起来强歌舞，纵好君嫌恶，下堂辞君去，去后悔遮莫。”但项先生认为此《寒女吟》是按《托兴奉诗》伪作的，后诗实出高适之手。其主要理由之一是认为《寒女吟》末句“去后悔遮莫”没有《托兴奉诗》末句“去后君莫错”来得温柔敦厚。^⑨然黄永武先生则指出，所谓“遮莫”、“莫错”，都是“错莫”的音近误写或颠倒误写，“错莫”是“落寞”的意思。^⑩这样，用“遮莫”或“莫错”就并无优劣之分，项楚先生的推论似不成立，倒是有可能是《托兴奉诗》的作者裁取了李白《寒女吟》的后半部分以寄托自己的思绪，此举高适当不屑为。更多的人认为此诗非高适作品，如王重民先生虽将之收入《补全唐诗》中，但注言“疑

是后人依托或拟作，细玩修辞与用意，也不象高适的作品”^⑪。周勋初先生云：该诗“辞意鄙俚，不类高适自作”^⑫，刘开扬先生则将它收在其《高适诗集编年笺注》的误收部分。这些结论多得自于语气用词方面所作的推测，这里我想补充的一点是，《托兴奉诗》诗题中的“高适”不指作者。

考敦煌唐人诗集抄本之有诗题及作者的，一般都是先列诗题，再写作者，少有把作者列于诗题前的，P3812号亦同。我们可将该残卷中署有作者名字的诗作抄列于下，诗题与作者姓名的位置保持原貌：

《春寻花柳得情》 宋家娘子

《悲春》 殷济

《山行书情寄呈王十四》 武涉

《得遇入京》 刘长卿

《胡笳十八拍》 刘商

《高兴歌》 江州刺史刘长卿

几乎无一例外地，都是将作者名署于诗题之下。所以《托兴奉诗》的作者若为高适，亦当与此同例，将“高适”二字放在题后。但事实是，“高适”之名题在最前，与后题紧密排写，无间隔，且字体无大小变化，可知“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”云云，乃一完整诗题，“高适”非为作者。又高适在哥舒翰幕下，是受到哥舒翰的赏识与重用的。天宝十三载（754），哥舒翰奏知皇帝，为其部将论功，以高适为掌书记，这是为士人所艳羡的幕府高位，何况哥舒翰还令高适随己入朝，在皇帝面前对他大加激赏，这就与“自从嫁与君，不省一日乐，遣妾作歌舞，好时还道恶”的说法相悖。高适出于对哥舒翰的感激，对其十分维护，甚至当哥舒翰败附叛将安禄山后，还向皇帝陈词，为其辩解，言“翰忠义有素，而病夺其明，乃至荒踣”^⑬，以致后人质问：“哥舒翰之臣禄山，天子西奔，天下怒之，而高适乃表雪其事，称哥舒翰

忠义有素，而以病夺其明，将军三十万而低首事贼，非叛乎？从而文其罪，非欺乎？”^⑭而这种姿态，当不是一个怀有“不是妾无堪，君家妇难作”的怨气的人所能做出的。即或有这方面的传闻轶事，也只能由旁人来附会，高适自己是不会为如此女儿态的。另我们看整个P3812号诗集中的诗题上，多有“代”、“奉”之字，故我们也不妨将该诗题视为“代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”。

在《托兴奉诗》之后，紧接《闺情为落殊蕃陈上相知人》（以下简称《闺情》）一首，是以闺阁中人的口气抒发自己“沦落到天涯”的苦闷及“憔悴不缘思旧国，行啼只是为冤家”的对相知者的忆念之情，所用手法与《托兴奉诗》如出一辙，所以，这位自称“落殊蕃”者，或当是《托兴奉诗》的作者。不但如此，他还应当是后面另外四首闺情诗的作者。

王重民先生云：“《闺情》以后，还有四首闺情，好像是妓女的歌辞”^⑮，却忽略了《同前》这一诗题。既然是“同前”，那么诗题与作者无疑都应与前诗相同，只是看这四首诗的内容，我们认为与其说其诗题与《闺情》相同，勿宁说是与《托兴奉诗》相同。如《托兴奉诗》中有“自从嫁与君，不省一日乐”的孤寂，《同前》诗中亦有“自处长信宫，每向孤灯泣”的凄凉；

《托兴奉诗》中有“不是妾无堪，君家妇难作”的怨艾，《同前》诗中则有“不须推道委人猜，只是君心自不开”、“闺门镇不开，梦从何处入”、“所恨枝高引手难”的哀婉；《托兴奉诗》中有“下堂辞君去，去后君莫错”的遗憾与留恋，《同前》诗中也有“早知中路生离别，悔不深怜沙碛中”的隐隐失意。另外，“今夜闺门凭莫闭，孤魂拟向梦中来”、“愿君垂下方便叶，袖卷将归看复看”等句，亦是藉妓女之口，表达作者希望能得到长官的垂顾与任用的心情。所以，这些诗并非真是出于妓女之手，而是那位落于殊蕃者在不得意的境况下的一种自我排遣与

发泄。

总之，P3812号诗集中《奉饯梁大郎辅佐殿下赴东牙》一诗的作者可能即高适，但《高适在哥舒大夫幕下请辞退托兴奉诗》及其后的五首《闺情》诗都非高适所作，而是一位沦落异乡殊俗的落泊仕人的叹怨之声。

注：

①《旧唐书》卷86《高宗中宗诸子列传》。

②③均见《旧唐书》卷107《玄宗诸子列传》。

④《水经》：“弱水出张掖删丹县，西北至酒泉会水县入合黎山腹。”

⑤《新唐书·肃宗本纪》。

⑥《资治通鉴》卷213。

⑦敦煌遗书P2567号亦收有此诗，题为《信安王出塞》。

⑧该诗系年从周勋初先生之说，见《高适年谱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版，第16页。

⑨项楚《敦煌诗歌导论》，台湾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，1993年5月，27—28页。

⑩黄永武《“错、错、错”，“莫、莫、莫”新解》，载《爱庐谈文学》，台湾三民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1月，162—163页。

⑪⑫《全唐诗补编》，中华书局，1992年，34页。

⑬《高适年谱》天宝十四载附录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0年。

⑭《新唐书·高适传》。

⑮宋德洪《石门题跋》卷2《跋杜子美祭房太尉文稿》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东南大学文学院

（本文责任编辑：冯惠民）